

一位作家母亲的家教笔记

顾艳◎著

孩子，你如此优美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大夏书系

一位作家母亲的家教笔记

顾艳◎著

孩子，你如此优美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孩子,你如此优美/顾艳著. —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9

ISBN 978-7-5617-6983-6

I. 孩... II. 顾... III. 家庭教育 IV. G7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38486 号

孩子,你如此优美

著 者 顾 艳

责任编辑 林茶居

封面设计 大象设计

责任印制 殷艳红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市场部 电话 021-62450163

传真 021-62865537

<http://www.ecnupress.com.cn>
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

印刷者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×1000 16 开

印 张 15.5

插 页 2

字 数 142 千字

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一版

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一次

印 数 10 000

书 号 ISBN 978-7-5617-6983-6/G·3913

定 价 28.00 元

出 版 人 朱杰人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-62865537 联系)

序 在美丽的斯坦福大学

解芳

在美丽的斯坦福大学，我刚结束了博士阶段第一个学期的学习。母亲传来《孩子，你如此优美》的书稿让我作序，我既满怀幸福又心存胆怯。母亲顾艳是一个作家，也是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人。这么多年来，我点点滴滴的进步都倾注着母亲的心血和精力。我是在母亲读书写作的背影中长大的，母亲的背影之于我就是一种知识和力量的启蒙与感召。

在这本书里，母亲从我的出生一直写到我的现在。我的生命流程，在母亲笔下摇曳生辉。母亲付出的艰辛，以及那“说不尽的悲与喜”，都令我感到生命的重量和成长的诗意。我们的生活有欢乐也有苦难，但母亲能超越苦难，保持平常之心，这是相当不容易的。她以她的母亲情

怀，给予我最深的爱和最丰富的教育，使我今天得以在美丽的斯坦福大学拥抱更美好的理想。

半年多来，我在有着“西部哈佛”之称的斯坦福大学校园里，感受着它深邃、厚重的学术氛围和艺术氛围。优雅的胡佛塔，典雅庄严、饰满壁画的纪念教堂，罗丹雕塑群，以及大片的树林、山地，红瓦黄墙的建筑，都具有一种既精致又粗犷开阔的美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我产生了更强烈的对学问的热诚、对人文世界的关切。尽管我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硕士，接受过专业训练，但在以英文写作为主的斯坦福大学，我必须从头学起、埋头苦干。我的身边，都是一些严谨认真的学者、教授，他们沉潜于研究，专心于自己的学问，是我的楷模和榜样。除了用英文写作，在母亲的不断敦促下我也抽空进行中文创作，不断地读书写作，并借此进入自我生命最深的感受中。

三十年的文学生涯，三十年冷板凳上的修炼，母亲就像虔诚的教徒一样。写作之于她，可谓无比神圣。而我们这一代被称作“80后”的青年，处在网络化、世俗化和全球化的时代，不免遭遇精神沉沦的危机。因此，对于已在西方大学里深造的我来说，写作依然是一种最好的自救。

从前我一直没有属于自己的房间，来到美丽的斯坦福大学后，我不仅拥有了“自己的房间”，而且“内心的房间”变得阔大。与不同国籍、不同文化背景、不同肤色的

人相处在一起，能学到很多东西。然而事实上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“自己的房间”中度过。房间里，各种英文书与中文书占据了最大的空间。我生活在现实与想象的交错中，有时想象就牵引着我回到故乡，回到母亲的身边，倾听母亲对在生命困境中所发现问题的阐释，以及对我把生命、灵魂与学术、创作相互衔接、相互贯通的期许。

母亲是我的文学引路人，也是我的精神支柱。母亲似乎天生就有一种老庄气质，乐观，善于思考，崇尚生命自然。面对苦难和灾难，她总能从容应付，能从中看到美好的未来。虽然人已中年，可骨子里的诗人秉性，让母亲既有孩童的天真又有哲人的深邃，还有历经世事风雨后的沧桑之美。

我和母亲一起走过来的成长之路，母亲都写在书里了。她让我感恩又感动。虽然我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和母亲在书房里背对背地读书做功课，但我和母亲的心是连在一起的。我的学术和文学之路正处在开启阶段，对学习的精益求精是母亲的期望，也是我对自己的要求。母亲是我的知音，有这样知音般的母亲是我的福分。母亲不断跋涉的灵魂，将永远激励着我前进。

是为序。

2008年12月18日于美国斯坦福大学

目 录

	序 在美丽的斯坦福大学 解芳	
1	怀孕的骄傲与美丽	1
2	生命中的生命	9
3	小河流水小河长	16
4	假小子学画	23
5	飞向维也纳的梦	30
6	上学了,学会负责	40
7	接受美的教育	47
8	在竞争中不断进取	54
9	升入普通中学	61
10	暑假生活	69
11	牵扯的风筝	76
12	初中生的关键时刻	83
13	考入名校	90
14	上家教班	98
15	高考临近的日子	105
16	去战场	III

目 录

17	最轻松快乐的暑假_____	119
18	渴望远行_____	126
19	紫金港新校区_____	133
20	去上海_____	140
21	在香港读书的日子里_____	149
22	香港游学记趣_____	156
23	背水一战_____	168
24	美丽的春天在 2005 _____	176
25	走进燕园_____	185
26	母女俩_____	191
27	北大培养了她的学术眼光_____	197
28	一个努力用功的女孩儿_____	203
29	为了理想_____	211
30	芳芳的一篇随笔_____	215
31	飞赴美国斯坦福大学_____	225
32	爱她到永远_____	233
	后记 相遇是缘	

1. 怀孕的骄傲与美丽

疼痛是循序渐进慢慢加剧的。我想象着我的孩子正在通过黑暗的隧道，朝着金光闪闪的大地奔来。我忍着疼痛，看见医生来了便问：“开几指了？”

那年结婚不久，我就怀孕了。当时我们租住在朝晖新村的一套公寓里。刚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我，并没有想马上要孩子。这不速之客，让我既高兴又不安，但把他（她）生下来是毫无疑问的。

站在阳台上，可以望见丰盈的稻穗掀起一层层金色的浪；田野一边，正在施工的建筑物就像张开了灰色羽翼的巨鸟。傍晚，我和丈夫有时会到泥泞的田间小路去走一走。丈夫是军人出身。从越南前线凯旋时，荣立二等军功章。我们的恋爱有一种浪漫情怀：他是军人，我是大学

生。1981年3月，我在《北方文学》发表了两首处女诗作。如此一发而不可收拾，接下来几年，一首首诗歌变为铅字——每每想着他威武帅气地在前线出生入死，而我在后方校园里读书，美好的想象便腾飞了起来。

最初怀孕时，我白天上班，晚上依然读书写诗。那天我写下：“宝贝，你来了，但我还没有形成你。”我突然有了做母亲的感觉，随即放下手中的笔，打开衣橱取出两卷中国红毛线。我要给我肚子里的孩子，编织一套毛衣毛裤。我的父母、公婆，都是所在单位的中流砥柱，他们不可能帮我照看孩子。我必须学会独自承担。

那时候我的月工资54元，丈夫部队复员是36元。而一套绒布小衫儿要十多元，一只精致的肚兜兜也要七八元。我们没有积蓄，想着用钱的日子还在后头，我在百货大厦婴儿用品柜台前徘徊，什么也不敢买。于是我打算用家里柔软的旧布料，给我未出世的孩子创造一个布衣世界。然而空手回到家，心里还是酸酸的。说真的，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钱的重要。

接踵而来的早孕反应，让我不仅被迫封笔，连毛衣也编织不成了。白天我在单位里支撑着工作，晚上回到家蒙头就睡。恶心和呕吐，让我吃不下东西，但有时又非常想吃点什么，却无法起床做。这时我特别希望身边有人问寒问暖，给我做可口的饭菜。然而没有，家里静得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。我就常常这么饿着。丈夫出差回来，我很

想冲他发脾气，但又担心伤了胎气，便隐忍着不作声了。

熬过了早孕反应，我的胃口一天天好起来，气色渐渐变得红润，脸上没有出现那种妊娠斑。怀孕5个月时，我已经编织完两套毛衣毛裤和一件毛线大衣。看着自己亲手编织的小衣服，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和成就感。

有了这些成功，我开始信心十足地裁剪和缝纫婴儿服了。中午在办公室，我用报纸剪了纸样，晚上回家把纸样贴在柔软的旧棉布上裁剪下衣料。缝纫机的“嗒嗒”声响起，一件婴儿的大襟小袄儿很快就做好了。没想到从不善女红的手，突然灵巧了起来，激动得我对肚子里的孩子说：“亲爱的小宝贝，这是妈妈亲手给你缝制的小袄儿啊！还会有摇篮、床铺和五颜六色的玩具。你知道吗，你已拥有了一颗妈妈永远爱你的心！”

不出一个月，我已经做好婴儿所需的衣裤、鞋帽、尿布和小棉被。叠在童床上，满满一大堆。我怀着农民获得丰收一般的喜悦，一件件拿出来给邻居看。

怀孕6个月时，我的肚子还不太显山露水，仍然骑着自行车上下班。从朝晖新村到单位，最快也得半小时。一个雨天，因为赶时间，不慎人和车一起摔倒了，赶紧去医院做B超，幸好无碍。从此，我再不敢骑自行车，只好挤

公交车去。

进入盛夏，我的肚子像气球般一下鼓了起来。我知道胎儿在宫内逐渐长大，已经有知觉了。我的一言一行将潜入她的心里，影响她今后的个性。作为一个孕妇，她不仅要给胎儿一个安全舒适的生存空间，还要把自己对人与事的把握和分寸感，把一些美好的东西，渗透到胎儿的感觉里去。想到这一点，我为自己是孕妇而心生骄傲。

工作日的早上，我穿着镶有花边的孕妇裙，挺着大肚子骄傲地走在机关大楼里。我所在的研究所工作不算忙，但也绝不闲。那时办公室没有空调，连电风扇也没有。即使什么事情也不干，挂西的太阳也会让人热得汗流浹背。同事们见我吭哧吭哧拖着大肚子操劳受累，都冲我说：“该请产假啦！”

但我打算把3个月的产假，节省到孩子出世后用。

预产期快到了。那天我去省妇女保健院做产检，医生告诉我说：“你的胎位有点偏，要在床上做做俯卧撑。”天哪，每个月我都做产检，怎么偏偏快到预产期才发现胎位不正的问题呢？我突然害怕起来。女同事们告诉了我很多纠正胎位的土方法，有一个还给我买来艾草。她告诉我把艾草放在脚后跟熏，胎位就会变正。于是每天下班回家，

我在电饭煲放下米后，便到床上做俯卧撑，晚饭后再点燃艾草熏脚。这样烦累的功课做了一个星期，我就坚持不下去了。那种孩子可能缺胳膊少腿或兔唇的恐惧感，时时侵扰着我。我坐在椅子上，双手摩挲着撑得满满的肚皮，无声地说：“宝贝，你快出世了，无论你是男是女，是健康还是残缺，妈妈都会永远爱你！”

9月12日清晨，我刚一醒来就感到床上湿湿的。手一摸，整条内裤全湿透了。离预产日还有10天，这是什么水呢？我的心倏地一紧：莫非胎膜破了羊水外溢，我要临盆了？我推推身旁熟睡的丈夫说：“快起来，送我去医院。”

出发时，我洗了脸，刷了牙，淡妆了一下，把头发编成一支独辫，下身裹上浴巾，还换上漂亮的孕妇裙。丈夫睡眼朦胧地说：“生孩子去，还化什么妆？”我没有吭声。我知道我就要躺到产床上去，我应该有一个好的精神面貌和一个母亲的美丽容颜，迎接我初生的孩子。

丈夫用自行车推着我去医院。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，晃悠悠地穿过大街进小巷，身上裹着的浴巾又湿透了。我对丈夫说：“要快一点，再快一点。”他一急，索性跳上自行车踩起来，把我的心悬到了半空。

到了省妇女保健院急诊室，医生说：“早破水，住院吧！”医生开出住院单，丈夫去收费处交上单位记账单，我就顺利地住进三楼产科病房了。那里有一块“男人莫

人”的牌子，让丈夫绝望地转身上班去了。

羊水不断往外溢，我躺在床上一动不敢动。母亲给我送来一大杯桂圆余蛋，我狼吞虎咽吃完后，对她说：“你上班去吧，不用来了，我没事的。”母亲离开不久，我肚子就开始痛了。我看了看表，正好是上午9点正。原以为肚子一痛孩子就马上生出来了，可查“宫门”的医生说：“你才开了一指，早着呢！”

疼痛是循序渐进慢慢加剧的。我想象着我的孩子正在通过黑暗的隧道，朝着金光闪闪的大地奔来。我忍着疼痛，看见医生来了便问：“开几指了？”大约下午4点左右，我被推进产室。躺到产床上，我又以为再忍一忍孩子就马上出世了。于是我咬紧牙关，不喊不叫不呻吟，我要把力气留给孩子，助他（她）顺利出世。

有医生来到我的产床边告诉我：“你的胎位不太正，给你做个内测量，看看是否可以自己生，如果不行就要剖腹产。”我说：“哦，能生就自己生吧！”医生测完，见我疼痛得像受酷刑一样，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如果剖腹产，马上可以手术。如果自己生，胎儿没有足够的羊水润滑产道，可能会难产。”听到这话，我突然意识到她会劝赶回来正等在外边的丈夫同意对我做剖腹产。我倏地大喝一声：“我要自己生！”

我继续疼痛着，那种疼痛就像把整个人撕裂了一样。我身边的产床不断更换产妇，每次听到婴儿落地的第一声

啼哭，我的疼痛仿佛就减轻一些。夜深时，产房里的其他产妇生完孩子全都离开了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这不免使我焦虑起来。我想我才25岁，怎么生孩子竟像高龄产妇那样不容易！

四周静悄悄的。疼痛让我紧闭双眼，紧握拳头，汗水从每一个毛孔淌出来。我知道没人能分担我的疼痛，但只要平安生下孩子，我的疼痛实在算不了什么。天麻麻亮时，护士来给我打催产针，她说：“你早破水，没有足够的羊水为胎儿润滑产道，宫口也没全开，所以一时还生不下来。”听到这样的话，我突然心一酸，为孩子还在娘胎就要走艰难的路而掉下眼泪来。

疼痛持续了二十几个小时，我已经麻木了。躺在产床上，像一条奄奄一息的垂死的病狗。一大清早，邻床新来的产妇们喊叫声又此起彼伏。随着她们的新生婴儿的啼哭，我仿佛听见了自己孩子的哭声。我想快了，快了，再坚持一下，孩子就会度过黑暗来到阳光灿烂的世界了。

上午八点多，护士给我的鼻孔插进了输氧管。接着两个医生和三四个护士围到我床边，其中一人对我说：“你需要上产钳。”说着，她们立即行动了。她们轻按我的腹部，让我用力。我闭上眼睛使尽全力，牙齿“唰”一下浮起，头发也觉得竖了起来。我分明能感觉到孩子滑溜溜的身体，挣扎着涌到产道口，最后被一件冰冷的东西接了出去。

孩子，
如此
优秀
美丽

“哇”的一声哭喊，孩子落地了。

医生给孩子称了重量，然后托着孩子的小屁股，告诉我：“是个大胖女儿，七斤三两。”

我微微地笑了。

2. 生命中的生命

第一次感到我已经拥有了她——我的女儿。
无论将来有多么艰难困苦，我都会引领着她，为她遮风避雨，陪她走过万水千山。

这是一个结着丰收果实的黄灿灿的秋日上午，和煦的阳光伴着浓郁的果香味弥漫在产房里。一种初为人母的幸福感，油然而生。我躺在推车上，也许是因为难产，护士交代我必须静静地躺上半小时。这时我并不知道护士把我初生的女儿裹成一个小小的蜡烛包，正放在我的身边。当护士推着我回病房时，这小家伙“呜哇呜哇”地哭起来了。我问护士：“孩子在我推车上？”她说：“是的。”

“快抱给我看看。”我激动地说。

护士抱起她，她就不哭了。我第一次看到她圆圆的粉红嘟嘟的脸蛋儿，一头茂密的棕黄色胎发。这就是我生命